

连 谏

A
Collection
of
Novellas
and
Short
Stories

(下册)

中
/
短
/
篇
/
小
/
说
/
集



青岛出版社

连谏 中短篇小说集

A Collection of Novellas

 and Short Stories

(下册)

连谏 //////////////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连谏中短篇小说集 / 连谏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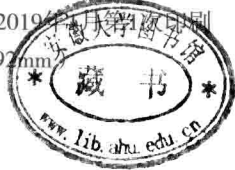
ISBN 978-7-5552-7464-3

I. ①连… II. ①连…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98489号

- | | |
|------|---|
| 书 名 | 连谏中短篇小说集 (上、下) |
| 作 者 | 连谏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
| 本社网址 | http://www.qdpub.com |
| 邮购电话 |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
| 责任编辑 | 吴清波 梁 娜 |
| 特邀编辑 | 李 敏 |
| 内文制作 | 于 芃 |
| 印 刷 |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32开 (787mm × 1092mm) |
| 印 张 | 22.75 |
| 字 数 | 450千 |
| 印 数 | 1-6000 |
| 书 号 | ISBN 978-7-5552-7464-3 |
| 定 价 | 56.00元 |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目录

/ 连谏中短篇小说集

（上册）

好的故事，尘土里也可以万丈光芒

老莱 / 001

布衣街 / 079

老娘改嫁 / 156

回乡 / 229

野鹊 / 328

（下册）

生意 / 359

韶光贱 / 435

我没那么好运 / 514

谁在追杀妖女沙乐美 / 603

九朵金蔷薇

1

冥冥中，我觉得她应该叫小糜。

其实，她不叫小糜的，只是，我必须叫她叫小糜。她真实的名字，像一个巨大而神经发达的肿瘤，顽固地盘踞在我的记忆里，轻轻一想，就会疼得我闭上了眼睛，让这个故事无法前行。

好吧，她叫小糜，是我的初中同学。

故事发生在二十几年前，我们是群十三岁的孩子，离开各自父母，到一个叫柳河镇的地方读初中。

在没见过城市的乡下孩子眼里，柳河镇很大，像座城市。它有医院、书店、邮局，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工厂以及作坊。那些在镇子上出生的孩子，也大都倨傲得很，好像柳河镇就是世界的中心，见着四周乡村里的孩子，总是腆着莫须有的小肚脯，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我们班就有几

个这样的孩子，一个是镇医院医生的女儿，一个是镇邮电所所长的女儿，还有一个男生，虽然他父母只是镇上的普通农民，但看上去，他还是和我们不一样，面目白净，气质斯文，总让人想起戏文里的白面书生。

刚开学那会儿，小糜黑黑的，大约是干了一个暑假的农活的缘故。开学一个月，就捂白了，皮肤又白又细腻，像素净的瓷胎，再加上一双笑起来像月牙儿的眼睛，让小糜非常好看，用我们老家话说，是喜相，看着很舒服，和漂亮还有些区别。

但我们女生都觉得小糜是异类。十几岁的女孩子，正是发展闺蜜的年纪，三两个簇拥在一起，说一些不能给旁人知道的话题，譬如你来没来月经，我来月经肚子疼不疼，那个谁又和谁发贱了，还有小糜的胸。

小糜个子不高，但有胸脯了，像两个发酵很好的小馒头，把她胸前的衣服高高地顶起来，看上去很是迫不及待。在那个年代的乡下，大胸的女人会被认为很淫荡，尤其是小糜，才读初一，胸就那么大了，会让我们觉得小糜天性风流，一定是被人摸过了，胸才长那么高的，要不然，为什么我们的胸就那么平呢？最多像两枚煎鸡蛋趴在胸口。

那会儿，我们很天真也很邪恶地认定，小糜的胸长那

么高，一定是不知羞臊地被男人摸过了，而我们有足够的纯洁，胸就失去了蓬勃壮大的养分。所以，我们和小糜说话的时候，都眼神怪怪的，从她高耸的胸上一眼又一眼地扫过去，或是本来聊得很热闹，小糜一来，我们就像一捆竖在那儿的柴捆，被解掉了拦腰的绳子，四下散去了。好像和她多说几句话，就把自己弄不纯洁了似的，弄得小糜讪讪的，很自卑，觉得这都是因为自己不够好，说话做事就小心谨慎得很，好像唯恐惹着谁。这让她看上去像被后妈虐待大的孩子，或是做下了不光彩的行径，随时会被人找过来算账。

胸大的女人没一个好东西。单芳芳是这么说的。我们都很相信单芳芳解读的人体语言，因为她妈妈是镇医院的妇科医生，经常像老师检查作业一样检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乡村妇女的身体。单芳芳和小糜是同桌，很白的脸上长了几个小米粒大小、俗称是苍蝇屎的黑痣。她妈矮而胖，一头黑发，短而齐，像半只西瓜扣脑袋上，是柳河镇著名的馋老婆，为了一只鸡腿，能和老公从屋里打到街上。周末回家，娘问小糜在学校怎么样。小糜想了想，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就说单芳芳和她家的事。娘正给鸡剁着菜，咣咣的，居然也听得只字不漏，说上面馋的女人下面也馋。

小糜问下面是哪里？

娘看了她一眼，好像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让小糜去抱柴火回来，说该做晚饭了。

那天晚上，小糜一直在想，下面是哪里？想着她问娘时，娘左右躲闪的眼神，觉得这个下面的事，应该不是小女孩可以知道的，娘有很多事，和四婶说的时候，带着神秘的羞愧，好像自豪而享受，但她想破了脑袋也搞不明白。比如说，娘和四婶说从四十岁起，她就不让爹碰了，都多大年纪了，还想恁些事，怪不正经的。小糜想了好几天，不让爹碰是什么意思？以前让爹碰，怎么个碰法？为什么四十岁以前碰是正经，四十岁以后碰就是不正经了？

第二天，小糜让娘把棉布胸罩上的扣子拆下来，往里挪两寸。娘拿着胸罩比画了一下，问，大了？

小糜红着脸嗯了一声。娘说，我看不大啊。说着，拿着胸罩来往她身上比画。小糜一下子躲开了，突然哭了，说，娘，为什么别人的胸是平的？

娘愣了一会儿，说，哪些别人？

小糜说，我同学。

娘看了她一眼，好些话，要说说不出口的样子。后来，娘把她胸罩上的扣子拆下来，往里缝了不是小糜说的两寸，而是三寸。娘好像也发了狠，要把过早地从小糜胸前鼓出来的两坨肉给勒回胸膛里去。

戴上娘改缝好的胸罩，小糜胸口的肋骨都要勒断了，乳房像即将挤爆的肉饼，生疼，疼得她星期日下午骑自行车回柳河镇的路上，不得不跳下来，大喘几口气，用手指小心翼翼地碰了几下胸口，疼得钻心，却笑了，想，她终于和单芳芳她们一样了，胸口平坦，目光纯洁。

尽管她晓得单芳芳在背后说她坏话，但并不生单芳芳的气，只恨自己的胸不争气，早早地鼓了出来，丢人现眼。

十三岁的小糜，觉得来月经和长出胸脯，都是挺没出息的事，没出息到像大姑娘还没出嫁呢，就挺起了大肚子。

小糜家的村子离柳河镇五公里，每到星期日下午四点钟，小糜就会把吃一星期的干粮和咸菜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穿过被庄稼掩映的乡间土路，一路向东、向南、再向东就到了柳河镇。

学校没有宿舍，来柳河镇念中学的孩子，都要投亲靠友地在柳河镇找个人家寄宿，小糜也不例外。其实，小糜家在柳河镇没亲戚，爹娘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没朋友。因为没地儿住，小糜的初中，差点没念成，虽然骑着自行车一天一来回也不是不可以，可乡下不是城里，有时候走好几里路遇不上一个人，土路崎岖不平倒不怕，怕的是除了冬天，其他三季，一条本就狭窄的乡间土路被一人多高

的庄稼掩映得更加逼仄，经常有流氓藏在路边的庄稼地里，趁女孩子骑自行车经过的时候，一把薅下来拖进庄稼地深处，这样的传说，一到夏天就会柳絮一样随风飘散，搞得人心惶惶、汗毛倒立。何况学校要上早晚自习，早晨六点半就得到校，晚上九点多才放学，一个女孩子骑自行车走黑黢黢的乡间夜路，小糜爹娘不放心，所以，整个暑假，说起小糜上学的事，爹娘的眉头就皱着。爹吧嗒吧嗒地抽烟，娘叹气，说，小糜，要不咱不念了吧。

爹娘觉得，反正小糜也念不出个花来，还不如在家帮着他们种棉花呢，等过两年大了，就出去打工。庙子后村小两千口人，还没出过大学生呢，虽然孩子们到了上学年龄都会送去上学，可谁也没把送孩子上学当前程奔，不过是尽心，别等孩子长大了睁眼瞎怨爹怨娘的怪不是滋味。

小糜爹娘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姐姐只念到小学毕业，就在家帮爹娘种棉花，种到十六岁就去镇上的棉花加工厂打工，十八岁的时候开始有人来给她提亲，相了几家，娘给她相中了柴沟镇上的一小伙，家里是修摩托车的，挺殷实，姐姐嫁过去吃不着苦。娘是这么说的。乡下姑娘找婆家，家里殷实，人品周正，是第一要务。小糜知道，如果不念书，她的将来会和姐姐一样。可她不想像姐姐似的，嫁个鼻孔朝天的小镇青年。那个将来她要喊姐夫

的男人，她并不喜欢，他经常来，大都是晚上，和姐姐一起，姐姐从镇上的棉花加工厂下了班，他要是有空，会骑着摩托车跟在姐姐自行车后把她送回来。每次来，也不进门，远远跨在摩托车上，歪着大半个身子，看着姐姐进了门，就踩一脚摩托，轰的一声，走了，样子酷酷的，好像一点儿也不想沾这家的边。娘也问姐姐，说，你怎么不让小柴进来坐坐？

姐姐的男朋友姓柴，爹和娘都叫他小柴小柴的。

姐姐说小柴怕进门给爹娘添麻烦。爹娘就信了，因为小柴一进门，爹就张罗着让娘烧水泡茉莉花茶给小柴喝。小糜却觉得，小柴不进来，是因为他没把这个家瞧在眼里，如果不是因为姐姐漂亮，他这种家里有生意的小镇青年，根本就不会把他们家这种靠天吃饭的农户放在眼里。

有天晚上，姐姐换内衣的时候，小糜看见她雪白的乳房上有几个紫红色的点，秋天的红枣子似的，分外醒目，就问姐姐怎么了。姐姐吓了一跳，又捂又藏的，说没怎么没怎么。小糜很担心，担心姐姐是不是病了，隔壁家的婶婶就这样，不知怎的，大腿上就起了好几个紫点，开始没当事，后来就鼓起了脓疮，越烂越大，最后连床都下不了，躺了五六年，人就没了。

那天晚上，小糜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挺难过也挺担心的，想隔壁婶婶的病，是不是会传染的？她一走，就传染给姐姐了。第二天早晨，小糜就跟娘说了。

娘正趴在热气腾腾的锅上糊玉米面饼子，浅黄浅黄的一巴掌面团，糊到热锅上，等熟了，就变成了亮亮的金黄色，贴在锅上的一面，脆而香，另一面松松软软的，抹一汤匙猪大油或是豆腐乳，香喷喷的，能把人吃醉了。

娘歪头看着她，饼子都糊歪了。娘虽然没文化，但做事要好，从来没把饼子糊歪过，在这个早晨却糊歪了。她怔怔地看了一会糊歪的饼子，盖上锅，让小糜烧着火，就去了西屋。

他们家一共四间房子。爹娘住东屋，东屋过来就是垒着灶膛生火做饭兼全家人吃饭的堂屋，西屋小糜和姐姐睡。哥哥在柴沟镇念书，念初三了，学习成绩一般，爹和他商量了，如果考不上县一中就去学手艺，将来不靠天吃饭。哥哥也答应了，想学修摩托车，为这，小柴还许过诺，只要哥哥愿意，就不用花钱出去学了，到他家铺子当学徒，包他一年下来就能独立开铺子。爹娘挺高兴，好像姐姐找了个小镇青年对象，就把全家的问题都解决了。

娘往西屋去的时候，脸好长，心情很沉重的样子，小

糜以为娘让她说的姐姐乳房上的红点子吓着了，就把耳朵挨在西屋门上，就听娘腔调很厉害，说他缠着你不让走，你就让他啜？姐姐嚶嚶地哭，好像又羞又愧，却不说话。娘噤里啪啦地打了姐姐几下，又厉声问让他破了身子了没有。姐姐哭着说没有。娘好像松了口气，说你一个姑娘家不知道珍重自己个儿，将来婆家会看你不起的。姐姐还是哭。娘说记住了没？姐姐哭着嗯了一声，娘就从西屋出来了。小糜忙手忙脚乱地滚回去烧火，可因为光顾着偷听，灶膛里的明火已经灭了，连忙又挑又拉风箱的，弄了一脸灰。娘站在那儿看了她一会儿，突然说，你姐没事。不知为什么，小糜不敢抬头看娘的脸，在嗓子眼里嗯了一声。娘又说，你姐的事，别出去说。小糜埋头咕咚咕咚地拉风箱，突然觉得自己本是一片好心，却把姐姐出卖了，挺对不起她。

姐姐也很生小糜的气，整个暑假不和她说话，好像小糜对她犯下了滔天的罪过。小柴还会来送姐姐，好像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偶尔进屋坐坐，娘也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的样子，给他泡茶。只有小糜，讪讪的，不远不近地站着，小柴就招呼她，说，小糜，听说你初中分到柳河镇去了？

小糜嗯了一声。小柴就一脸惋惜地说，要是去柴沟镇

就好了，可以住我家。

小糜就笑笑，看看姐姐。姐姐的眼睛望着别处。一个暑假了，姐姐拒绝和小糜有任何目光和语言上的接触，小糜很想跟她说声对不起，却又说不出。

总之，整个暑假，爹娘常说的就是小糜的学怎么念？他们在柳河镇无亲无友，住哪儿？娘就一次又一次地试探，说，小糜呀，要不咱就不念了吧？

小糜就用很亮很亮，亮得能流出水的眼睛看着娘。娘就叹口气，垂下了眼皮，说，一女孩子家，念书念多了有啥用？到末了还不是就粥喝了？

可小糜就是想念书，娘活了半辈子，去的最远的地方是高密县城，她这辈子，不想过得像娘一样。像姐姐那样也不行，自从有了婆家，姐姐的未来生活，已经能看到雏形了，就是嫁给小柴，给他生一群儿女，当个修摩托车铺的老板娘，每天坐在铺子门口，高一声低一声吆喝着顽劣的孩子们。

小糜喜欢读小说，各种各样的小说，尤其是琼瑶的小说，她常常捧着书想象小说里的城市想象得出了神，觉得大城市美好得很，天堂一样，然后为自己是庙子后村的农民的女儿而心酸、难过。

她想去琼瑶写的那种城市生活，遇见一个小说中的那

样的美好男人，一起地老天荒。

她总是想啊想啊，把自己想得忧伤极了，好像爹娘把她生在庙子后村，就是把她欺负了一样。老师经常拿教杆敲着讲台上那张破桌子训不好好听课的学生是没志气的东西，只配当一辈子农民！老师的话让小糜更加觉得，生下来是农民，是老天的惩罚。

所以，她必须念书，还要好好念，将来考大学，考不上大学考上中专也行，只要别让她当农民。所以，只要爹和娘说不念书了，她就眼泪汪汪的。

有一天，爹赶集卖西瓜回来，一进门就说，小糜，你有地方住了。

要不是耳朵挡着，爹的嘴巴都要咧到后脑勺去了。说着，从人造革包里摸出一大块豆腐，让小糜去菜园里拔几棵小葱，切碎了拌豆腐吃。

小糜不想去，想弄明白爹说的她有地方住了是怎么回事。可爹挥了挥手，像赶一只恼人的、偷吃粮食的、执迷不悟的小鸡似的赶着她去菜园子拔葱。小糜恋恋的，飞一样往菜园跑，拔了几棵葱就飞一样跑回来。

娘已经把豆腐切成了丁，码在搪瓷盆子里，就等她拔回葱来切碎了拌下去。

小糜帮娘把葱扒掉皮，洗干净，切碎，撒到豆腐丁

上，又往上淋了香油撒了咸盐和味精，用筷子一搅，豆腐和小葱的清冽香味就纠缠在了一起，在堂屋里弥漫翻滚。

爹好像要卖关子，在晚饭桌上才说，今天他赶集卖西瓜，攀了一门干亲。说着，看看小糜，说，我给你认了个干爹干娘。小糜瞪着眼，看看爹再看看娘。娘说，你去柳河镇念书有地方住了。

小糜大概明白了，今天，爹赶集卖西瓜的时候，遇上一个聊得来的柳河镇人，主动和人家攀干亲家，就是为了她去柳河镇念书有地方住。爹用筷子点了点桌上的豆腐，说，这就是你干爹给的，他家是做豆腐的。

姐姐撇了小糜一眼，好像挺嫉妒的，嘴里却说，平白让他们捡了个闺女。好像在为小糜以后要喊别人爹娘为父母打抱不平。爹却说，也不能这么说，将来小糜要在他们家住三年呢。姐姐就看了小糜一眼，说，不能平白便宜他们，以后星期六回家就让他们给你留块豆腐捎回来。

小糜嗯了一声，莫名的，就有点儿感激还未曾谋面的干爹干娘，因为他们的出现，一个暑假都不理她的姐姐终于和她说话了。

娘却说，小糜，别听你姐姐的，女孩子家不能随便贪人家便宜。

小糜又嗯了一声。爹抿了一口地瓜酒，说，小糜的

干爹干妈没小孩，肯定会对小糜很好的。姐姐一愣，问，是不是生不出来？爹说，这样的事怎么能问人家？戳心窝子呢，就知道两口子没生养。姐姐哦了一声，说，自己生不出来就抱养一个啊，也不难。爹说，过日子，一人一过法。娘就一脸欣慰地说，小糜干娘没生养，小糜干爹还跟她过，单从这一点看，就是厚道人。

爹也这么认为。

在乡下，两口子要是结婚几年没生孩子，就好像这婚白结了一样，没因为这把老婆换了的，就是好样的了。

马上就要开学报到了，第二天，爹就买上礼物带着小糜去了柳河镇拜会干爹干娘。

离干爹家还有段距离，小糜就闻见了好闻的卤水豆腐味。

2

小糜干爹家住在柳河镇的中心位置。

柳河镇一共有两条主要街道，也是商业街，一南北一东西呈十字状交叉。小糜干爹姓刘，叫刘海滨，干娘叫项伟丽，家住在南北大街的南端。临街的原来是院墙，后